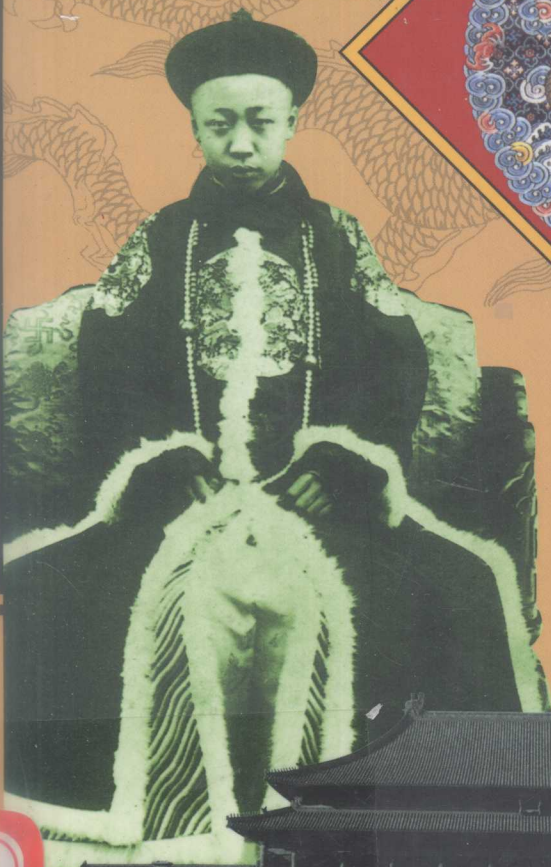


宣统皇帝是大清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，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“傀儡皇帝”。大清三百年江山在他手上永远的画上句号。

宣统皇帝

上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宣统皇帝

刘德桂 著

(上)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宣统皇帝/刘德桂著. —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,2000.1

ISBN 7-104-01188-9

I. 宣… II. 刘… III. 溥仪(1906~1967)-传记 IV. K827=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73335 号

宣统皇帝

刘德桂 著

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6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厂 印刷

85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36 印张

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 册

ISBN 7-104-01188-9/I·480 定价:56.80 元(全二册)

前 言

如果我们把溥仪的前半生简单地叙述一遍，那么就不如让读者去翻看《我的前半生》了；事实上，人们对溥仪一生的事迹是比较熟悉的。鉴于此，本书把重点放在对溥仪性格形成的原因的揭示上，从而对溥仪生活的社会作了全方位的立体的再现。本书对特务、太监等人物的私生活作了细致的描写，对一些政治人物欺世盗名、窃国篡权的种种卑鄙、奸诈的权术和伎俩作了生动具体的再现，相信读者会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这种种丑恶，从中看出所有丑恶及罪孽的根源在封建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上。

本书所有的事件都有根有据，但是一些细节还是作了丰富或改动，如有些人名——如袁世凯的小妾、瞿鸿禨的小妾、与婉容私通的侍卫等的名字——就作了变动，相信这些变动会更加引人入胜。

目 录

第一章 储位之争

一、悲惨岁月 (1)

老祖宗只轻轻嗯了一声，王焦氏的衣服就被扒了个精光。她赤条条地站在那里，高挺硕大的乳房就像是两颗充满了汁水的椰实。老妈子用手捏了捏，两股乳线立刻喷涌如泉。坐在炕上的老祖宗眯上眼睛，神神道道的念叨着：“大清有救了，大清有救了！”……

醇王爷的墓地里长了一棵白果树，市面上顿时传扬开了，“王”字头上加个“白”，莫非醇王府要出皇上？溥仪的乳母王焦氏却搞不明白，这个嘍起奶来不依不饶的小东西，当真会是什么“真龙天子”吗？……

二、各怀鬼胎 (20)

慈禧被小李子抚弄得心花怒放，七十多岁的老太太，居然像怀春少女一样娇喘起来：“莲英……我和你……一起……照看大清江……山……”

大阿哥溥儀万万没想到，一夜风流竟会使储君的宝座飞到爪哇国去，他自怨自艾地跺着脚：“早知道这样，真不如把那话儿割了去……”

三、波谲云诡 (56)

被软禁在瀛台的光绪，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王公大臣来到他的斗室，心里明白，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。他面露杀机，向跪在屋角的袁世凯怒喝道：“看着朕！”……

送走了死也不肯脱下珍妃亲手缝制袍服的光绪，慈禧的心稍微平静了一些。可是，她亲自选定的嗣皇帝溥仪那尖厉的哭闹声，又把她的心绪给搅乱了。她睁开回光返照的双眼，厌烦地传下懿旨：“这孩子太别扭了，先抱出去吧……”

第二章 宣统王朝

一、儿皇登基 载沣摄政 (99)

两岁半的小皇帝，被雷鸣一般的朝拜声吓住了，他在龙椅上一个劲儿地打着挺，趑趄着蹦儿哭喊着：“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！”摄政王载沣跪在面前，结结巴巴哄着宣统：“就完了，就完了……”好端端一个新皇登基的大典，竟被弄得这样乌烟瘴气……

摄政王等一班大臣正在宫中密议，对如何处置羽翼丰满、野心渐露的袁世凯，各持一词，难下决断。八旗健儿当年叱咤风云、果敢决断的气魄，如今已是很难再现倪端了。这时，宣统皇帝猛然尖叫一声，大臣们纷纷跪倒接旨，不料那小皇上说的却是：“我要小解！”……

二、腐败反动 风雨飘摇 (161)

一面是革命党，一面是立宪派，大清朝的日子真是难过。乾清宫里，摄政王代宣圣旨，决定先成立一个皇族内阁，挡一挡立宪的舆论。小皇帝不解地问道：“立宪？立宪了我还是最厉害的吗？”……

溥仪挥舞着雍正皇帝传下的宝剑，一下又一下地向身边的太监刺去。太监满头满脸的鲜血，似乎更刺激了溥仪，若不是摄政王“请”下了宝剑，这太监只怕要死在小主子的剑下。溥仪气犹未平，还在不住口地喊着：“格杀乱民！”可是，大清国东南西北的“乱民”，真是这小皇帝杀得完的吗？……

三、革命流产 大清覆灭 (203)

黎元洪被昨晚的枪声吓呆了，躲在床下不肯出来。直到义军将士破门而入，他才明白，这伙人是请他担任湖北都督的。当他骑上高头大马检阅军队的时候，他还不知道，正是武昌的枪声，撼动了北京紫禁城里溥仪的宝座……

刚刚往太监总管张谦和嘴里撒了一泡尿的大清天子，这会儿还沉浸在恶作剧的喜悦之中，他若无其事地对沮丧的大臣们说：“孙文有什么？黎元洪有什么？朕的天兵天将一到，他们全得投降！”……

溥仪的天兵天将没能奏凯而归，倒是中华民国的开国礼炮从南京一直震响到了北京。溥仪无论如何也想不通，他这个大清天子，怎么在一夜之间就成了“前清逊帝”？……

第三章 复辟梦幻

一、矢志复辟 (284)

肃亲王的十四格格显玕成了川岛浪速的义女川岛芳子。当她住进异国情调的日式闺房的第一夜，她的义父就来占有她如玉的肉体。川岛芳子踢打着、撕咬着，可是，那日本浪人只说了一句话，就让她停止了一切抵抗：“只有我们大日本，才能帮助大清复辟。”

.....

看着国务院总理赵秉钧七窍流血而死的照片，溥仪浑身哆嗦着。他战战兢兢地问老师陈宝琛：“他真是让袁世凯害死的吗？”陈宝琛点了点头，溥仪明白了：“袁世凯比孙文还要狠毒千百倍！”.....

三大殿搭起了脚手架，清宫的仪仗也被借了去，而这一切，都是为了洪宪皇帝的登基大典。溥仪恶狠狠地吐了口唾沫：“国贼袁世凯，看你这个假皇帝能有几天闹头！”.....

二、府院争权 张勋复辟 (384)

坐在养心殿高大的宝座上，溥仪看着跪着的那个大胖子，心头不禁纳闷：“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辫帅张勋？就是他能让我大清起死回生？”.....

辫子军在京城闹腾了几天，就被段琪瑞的军队给赶跑了。四架飞机盘旋在紫禁城的上空，时不时还扔下颗炸弹来。弄得宫里从皇上到太监都得了后遗症，听见大一点的动静就哆嗦，生怕飞机又回来了。溥仪

大哭着，又一次写下了退位诏书……

三、少年情怀 天子春梦 (447)

溥仪像荒原中的一头孤狼，面对身背大刀的护军们大声嚎叫：“我要出去！我要出去！”可是，那座红漆重裹的神武门，却如同一道不可逾越的铁幕，无情地横在溥仪的面前……

溥仪拾起剪刀，不顾太监们塌天似的喊叫，几下就把脑后那根大辫子给剪断了。陈宝琛闻讯赶来，跺着双脚哭喊道：“那是祖宗留下来的啊！大清真的没指望了吗？……

四、振翅欲飞 翩断梦破 (570)

溥仪看了新娘子一眼，只见婉容眉如远山含黛，眼似秋水盈波，心中一动，这位大婚前的少年天子，竟也未能脱俗，周身不由自主地热燥起来……

“起火了！起火了！”溥仪猛然回头望去，只见西北方向烈焰冲天而起。那正是宫中藏宝最多的建福宫！溥仪心头一紧，这场火，将烧掉多少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？……

望了最后一眼紫禁城，溥仪低头钻进了汽车。是啊，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？取消了皇帝尊号的他，还能再成为那团龙金椅的主人么？……

第四章 自堕陷阱

一、认贼作父 (752)

寄居在天津张园的溥仪，听着从北京方面传来的消息，又做起了他的皇帝梦。跟重登大宝比起来，什么都是草芥，什么都是尘埃。想到这里，昨夜与皇后过桃源洞口而不入的遗憾顿时飞到了九霄云外。他大度地自语道：“虽然不能像黄帝那样夜御一百二十女，但只要重返紫禁城，谁敢说我不是天下最强的男人？”……

钻出跑车的后箱，溥仪还是没能摆脱黑暗的压抑。唇上粘着的那片日式胡须，让他有一种不伦不类的感觉。他自我安慰道：“不必讲什么君王的威仪了。就算当一回日本军官，也没什么关系，只要日本人真的能帮我重登大宝，列祖列宗也会原谅我的……”

二、囚笼偷生 (837)

本就喜欢男色的他，见到眼前这位男装丽人如何能把持得住？川岛芳子疯狂地动作着，娇喘吁吁地伏在他耳朵说道：“我要为你生一位皇子！”……

溥仪手捧着太妃保存了二十二年的龙袍，心头百感交集。他猛然抬起头来，狂叫道：“登极大典，非让我穿什么三军大元帅的礼服，我还是大清皇帝吗？”郑孝胥无奈地苦笑一声：“皇上，日本人说，他们只承认满洲国皇帝，不承认大清皇帝……”

第五章 囚徒新生

一、四散逃窜 (927)

溥仪在通化的山沟里把额头磕得鲜血淋漓，这个第三次退位的“皇帝”，现在最担心的就是：日本人投降之后，自己会落个什么样的下场？树倒猢猻散，可是，自己这个被日本人牵着演了多少出闹剧的猴儿，真能平平安安地“散”去吗？……

浩子探了探婉容的鼻息，摇了摇头。一代皇后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去了，也许，直到临死的那一刻，她还在怨恨着那个男人，那个把她娶进皇宫、却又从来没有给过她真正的爱的男人！可是，那个男人又何尝领受过别人的爱呢……

二、囚居之龙 (1032)

溥仪第一个反应就是：“完了，我们成了苏军的俘虏。”不过，很快他就认为这并不一定是件坏事，至少，他并没有落到共产党的手里，那是他最担心的一件事……

站在东京法庭的证人席上，溥仪心情异样复杂。他想不到，这次的东京之行，竟然会是以这样的身份出现的，他更想不到，那么强大的日本帝国，怎么这么快就土崩瓦解了呢？他这个为虎作伥的儿皇帝，是不是有一天还要站到被告席上，去接受人民的审判呢？……

一声汽笛长鸣，列车载着心中升起希望的溥仪奔向抚顺。这位末代皇帝的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……

第一章 储位之争

一、悲惨岁月

老祖宗只轻轻嗯了一声，王焦氏的衣服就被扒了个精光。她赤条条地站在那里，高挺硕大的乳房就像是两颗充满了汁水的椰实。老妈子用手捏了捏，两股乳线立刻喷涌如泉。坐在炕上的老祖宗眯上眼睛，神神道道的念叨着：“大清有救了，大清有救了！”……

醇王爷的墓地里长了一棵白果树，市面上顿时传扬开了，“王”字头上加个“白”，莫非醇王府要出皇上？溥仪的乳母王焦氏却搞不明白，这个喂起奶来不依不饶的小东西，当真会是什么“真龙天子”吗？……

这是光绪十六年，直隶河间府任丘县，一队逃荒的独轮车在艰难的行进着。

四野是水茫茫的一片，偶尔有庄稼的枝梢露出水面。道路上尽是烂泥，但路两边的人行道，丛生的杂草顽强地护住了地面，草根织住了泥土，所以独轮车仍可以在这上面走。焦顺推着独轮车，也就是推着他整个的家。老婆抱着三岁的女儿坐在独轮车的右边，左边是破棉被、破衣服、破锅碗和一些零七杂八的东西。

九岁的儿子骡子走在车子的前面，黑瘦的肩上套着一条粗绳。和这个队伍中所有的男人的装束一样，爷儿两个的全部衣服，就是条裤衩。黑黑的皮肤，嶙峋的骨头都暴露在外面。虽是暮秋，但太阳燃烧大地的热力仍没有减退，人们的肩上、胸上沁出了细细的盐粉。终于，这一队人来到一个庄子上，他们寻到几间破牛棚，就在里面挤着住下了。

“顺哥，你从东头，我从西头，其余的人从庄子的中间——大伙前后分开，走吧。”这伙讨饭的人知道，庄上的人家比他们好不了多少，这么多人一哄而上，想讨口饭吃是很难的，所以分开走或许每个人都能要到一点。

焦顺带回一个红筍和一碗棒子糊糊，这已经很不错了。不一会儿，骡子回来了，拿回一只空碗。

“要到吃的了吗？”娘关切地问骡子。

“要到了，我吃饱了。”

“睡下吧，明天还要赶路，你还要拉车。”爹说着，给他铺下席子。

于是骡子在破席上睡下，妈妈拿了件衣服盖在他的身上。

“你吃了吗？”妇人关切地问丈夫。

“吃了。”

妇人于是把那个红筍掰开来喂女儿，女儿几口就把它吃光了，接着又喝玉米糊糊。

“你喝点吧。”焦顺对老婆说。

妇人于是从女儿的嘴边把碗拿开，女儿哇地哭了。

“这孩子的饭量也太大了，别管她。”焦顺把碗推到老婆的嘴边，从她怀里抱过孩子，任他哭嚎，其余同住的人对孩子的哭号早已习惯，听而不闻。

妇人几口把棒子糊糊喝完，放下碗。焦顺又把那碗拿起来，

一遍一遍地舔着。

“你没吃呀！”妇人着急地说。

“吃了。”

“你的腿肿得快出水了，看样子不只是累的，还缺盐，你没有要点盐吗？”

“要了，我喝了一碗盐水。”

妻子掏了半天，掏出来一块干硬的窝头递给丈夫道：“快吃下吧。”

丈夫接过来道：“你跟我这几年，实在是受苦了。”

“怎么说这样的话，没有你，我们娘儿两个早饿死了。”

焦顺实际上是妇人丈夫的叔叔，是骡子的叔老爷。这里的地本来就低洼瘠薄，不雨受旱，雨大受涝。这些年河间府连年大水再加上官府的各种税、赋、费、捐一年比一年多，许多人便饿死了。处在低湿地方的村庄的人几乎死光了，于是活着的人为了能再活下去，就组成了新的家庭，辈分至亲不避，那些平素的伦理早就顾不上了。像焦顺这样叔父和侄媳组成新家，河间的人认为这天经地义，没有一个人认为不该这样。

焦顺五十出头，头发已经全白了。妇人虽只三十多岁，但已是满脸皱纹，看上去和焦顺的年龄差不多，显不出比丈夫小二十多岁的样子。

妇人依偎在丈夫的怀里睡着了，鼻息吹在丈夫的胸脯上。这种鼻息鼓励着丈夫坚定地走向不可知的未来，鼓励着丈夫顽强地活下去。

这支逃荒的队伍，犹如独轮车下被碾压踩踏的野草，都在挣扎着顽强地活着。他们不断的分开走散，但又有人不断地加进来，各自奔向他们自认为能活命的地方。

焦顺的独轮车落在了队伍的后面，渐渐地被拉下好远。没有

人停下来问他们一句，因为他们每一家都自身难保。每天都有掉队的，甚至是倒下了永远也站不起来；其他的人却继续前行，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。

“爹，娘，我实在走不动了。”骡子坐在地上像是被霜打的秋草。

“我不坐了，这样车子轻一点。”妇人抱着孩子下来，孩子吮吸着她的奶头。一刻也不愿放下。

“你怎么能走得动呢？”焦顺说。

“能走多远就走多远。”妇人道。

于是这一家又起身前行。可是还没走半里路，妇人已支撑不住了。她的脚虽不算太小，可少年的时刻也是缠过的，如今又抱着孩子，肚子空空地，哪里能走得动。她跌坐在地上，乳头从孩子嘴里扯下来，孩子哇哇大哭。

太阳就要没入地平线，四野空荡荡的，茫无一人。凉风吹过来，焦顺不由打了个寒颤。他走过去，从老婆手里接过女儿，看了看，转过身，跨过小沟，往田野里走去，孩子在这黄昏中越哭越厉害。

“爹——，你干什么？”骡子不知从哪来的劲，跑过来追上爹，“爹，不能，我要妹妹，我抱着她走，我抱着她走。”

焦顺难道想扔下孩子！五十多岁的人了，有了这么个女儿，这是他的心头肉，他怎能割舍得下。但是，即使能抱着他走，又怎能养活这个孩子？

“孩子他爹，你不能啊——”妇人也撕心裂肺地叫着。

于是一家人在夜幕中又艰难地往前走着。

这一天，孩子在哥哥的怀里哇哇地哭个不停，骡子的腿也开始像他爹一样浮肿起来，黄亮亮得怕人。

崔顺实在走不动了，停来说：“我看还是扔了丫头吧，这

样把骡娃子也拖垮了！”

“我能走动。爹，你恐怕饿得太厉害了。”骡子把妹妹放在娘的怀里，道：“只要妹妹不在我怀里咽气，我走到哪，就把她带到哪。”说着从独轮车上拿走一个小口袋，抓住袋口抖了抖，然后又把口袋倒过来，下面放着碗，从口袋里抖掉些馍渣，撮着放进妹妹嘴里。

一家人终于熬到了京城。他们想投奔在这里当太监的一个本家，好不容易打听到了他的住处，但是这位本家拒不肯见他们，给了一些铜钱，捎话说，他已接济了不少乡亲；不是他不认乡邻，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实在是无能为力。焦顺揣着那几文钱，推着车，流浪在北京街头。此时已是冬天，一家人连棉衣也没有，瑟索在冷风中，都觉得自己也会像许多其他人一样倒在街边，再也起不来。

一天，骡子跑回到他们栖身的屋檐下很高兴地说：“爹，我们去拿棉衣去。”

“到哪里去拿？”

“那边胡同口，有几个窑姐在发棉衣，还能给些钱呢！”

焦顺的眉头皱了一下。妇人道：“快去吧，她们都是好人，恐怕都是苦出身，这样的好意不要错怪了。”

焦顺便和骡子去了。果然领回几件棉衣，对他们来说，穿的就这样足可以应付了，剩下的就是如何弄到吃的。这些天，他们沿街乞讨，可是在北京逃难乞讨的人群犹如蚁窝里的蚂蚁一样，到处都是，怎能讨到吃的。

焦顺说：“孩子他娘，还是把丫头卖了吧。”

妇人沉默了许久，说：“也好，这样也许能讨个活命。”

骡子抱着妹妹，只是流泪，似乎让这个三岁女孩活命的惟一办法，就是有人能买了她。

于是焦顺抱着女儿，在她头上插上草标。可是一连许多天，连一个人问一下也没有。一天，骡子回到屋檐下的“窝里”说：“爹，听说颐和园那里正建工程，还缺少木匠，爹的手艺好得很，说不定到那边能找到点事做。”

第二天，父子二人来到颐和园边，果然周围挤满了找活做的人，人山人海，摩肩接踵。在一个铁门前，更是人头攒动。焦顺和儿子拼了全力挤过去，一打听，果然木匠和石匠都很抢手。焦顺命不该绝，在里边试了半天，就被录用了，讲明每天干六七个小时，每个月能挣回两把银子。回来后，一家欢天喜地，跪下来，对着旁边的老槐树磕了许多响头。不几天，顺天府办了一个粥厂，一家人于是移挪到那里，有一个较好的过冬的地方。虽然粥厂门前天天都有成批的尸体被运走，焦顺一家却挺过来了，挺过了冬天。骡子脑子活，嘴巧，自己也找了个事做，给一家剃头的当了学徒。

春天到了，正是播种的季节。焦顺说：“孩子他娘，太后的颐和园的廊子就要完工了。京城中到处都是咱这样的人，在这里活命，也不易，还是回老家去吧。这春天，野地里总能寻到点吃的——听说今个春天天养人，地养人，到处都是野菜。骡子就留在这里，他福大命大，看样子以后会好起来的。”

“好吧，就这样吧。”妇人说。

“爹，听人家说，老佛爷的颐和园，是用海军的军费建的，花了几千万两白银，爹，几千万两白银是多少？”

“我哪里知道，我只知道有十几两银子，我们全家就能过上一年好日子。”

“爹，颐和园大不大，有多大？”

“大得很，十乡八乡的人也能住下。在里面像我这样做工的人就有好几千。你想里面有多大。”